



我自相思

上

满座衣冠胜雪 / 著

相 思 入 骨 / 安 得 卿 意

在这个满目尊贵 金碧辉煌的王府
不知埋葬了多少年华正好的美丽女子 死了的人化为尘土
再也不会有人提起 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以命相搏

天上云舒云卷 / 府中花开花落

弹指一瞬 朱砂过隙
命运之轮 缓缓转动 不可逆转



（CIP）数据

分类号：I247.57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我自相思

满座衣冠胜雪 / 著

上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内容全部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定价：39.80元

ISBN 978-7-5502-1111-1 定价：39.8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自相思 / 满座衣冠胜雪著. —北京: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2013.12

ISBN 978-7-5502-2376-9

I. ①我… II. ①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3896号

我自相思

作 者: 满座衣冠胜雪

责任编辑: 张 萌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排版制作: 刘碧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640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36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376-9

定价: 52.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第一章	摄政王的婚事	001
第二章	明月公主	007
第三章	礼数	016
第四章	杨氏失算	021
第五章	侧妃韩氏	026
第六章	别忘了上下尊卑	031
第七章	初识公主	039
第八章	以国礼相见也甚欢	043
第九章	名花倾国两相欢	051
第十章	突如其来地意外	067
第十一章	石破天惊	079
第十二章	烦恼	088
第十三章	摄政王府的后院	096
第十四章	杀机	108



目
录

第十五章	细说王府家事	124
第十六章	吹皱一池春水	132
第十七章	迎亲	144
第十八章	各怀心思	160
第十九章	站稳脚跟	177
第二十章	第一把火	192
第二十一章	掌家伊始	200
第二十二章	气度的较量	211
第二十三章	楚小姐的消息	218
第二十四章	别有一番情趣	226
第二十五章	无日不风波	234
第二十六章	相思相眠	249
第二十七章	灭口	261
第二十八章	王妃气度	272



第一章

摄政王的婚事

早春二月，一场寒流从北方袭来，飘飞的雪花将燕京城变得一片洁白。

黄昏时分，城中炊烟袅袅，将寒冷肃杀的气氛冲淡了许多。一骑马队从街上驰过，踏得雪花翻飞，寥寥无几的行人纷纷躲避到路边的屋檐下。

他们从皇宫奔向西城，绕过寒气缭绕的七星湖，直奔湖边规制最大的府第。高大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金灿灿的匾额：“敕造勇毅亲王府”。

门房听见马蹄声响，立刻奔出来迎接：“王爷。”

当先一人正是人称“大千岁”的摄政王、勇毅亲王皇甫潇。他一跃下马，把缰绳扔给门房，大步流星地走进府门。

王府长史吴明宪急步迎上：“王爷，老王妃吩咐过，请您一回府就过去。”

“好。”皇甫潇转了一个弯，沿着抄手游廊向后院走去，“今儿天冷，老王妃没受风寒吧？”

“没有。”吴明宪微微躬着身，仔细回答，“地龙一直都烧着，老王妃整天都待在屋里，没有出来过。”

“那就好。”皇甫潇交代，“现在乍暖还寒，最易生病，你们都仔细着，别让老王妃染上什么病症。”

吴明宪连忙答应：“是。”

一路上白雪皑皑，压着树枝、花叶，青石小路上也都是洁白的积雪，风景如画，在暮色中别有一番格调。

皇甫潇一边欣赏一边随口问：“怎么没扫雪？”

吴明宪微笑着说：“是杨妃娘娘吩咐奴才们不要扫，留着等王爷回来作诗。”

皇甫潇微微一怔，随即笑了：“现在哪有闲工夫作诗？明日便叫奴才们把路上的雪扫干净吧，免得走路时滑倒。”

吴明宪没想到一向伶俐的杨侧妃这次想讨好却没落到点子上，一愣之下便应道：“是，奴才待会儿就安排人扫雪，王爷明天一早上朝时，路上定不会再有雪。”

“你又不是老天爷，还敢做这保证？”皇甫潇含笑看向他，“要是今夜忽然下起大雪，你怎么保证路上不再有雪？”

“呃……”吴明宪苦着脸，轻轻扇了自己一耳光，“奴才愚笨，竟没想到这头。”

皇甫潇哈哈大笑，心情好了许多。

大约走了两刻的工夫，他们才来到后院的萱草堂。里面灯火通明，阵阵莺声燕语传出来，随着寒风飘过，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皇甫潇愉快地走进院门，守在廊下的两个小丫鬟立刻迎过来行礼：“奴婢给王爷请安。”

清脆的声音刚落，门帘便挑起，老王妃的贴身嬷嬷宋妈妈笑容可掬地走了出来：“王爷回来了，老王妃一直等着您呢，连晚膳都不肯先用。”

“那怎么行？”皇甫潇大步跨进房门，给坐在正中的老王妃行了个礼，便着急地说：“母妃怎么这般不爱惜自己的身子？儿子忙于国事，未能朝夕侍奉，已是不孝，若母妃因此而染疾，岂不让儿子无地自容？”

年逾半百的老王妃依然可见清丽姿容，皇甫潇是她的独子，也是她的命根子。看到儿子孝顺，她心里越发欢喜，笑着招了招手：“潇儿，来，到娘身边

来坐。”

皇甫潇走过去坐到炕沿，俊朗的脸上不见了冷峻，变得十分温和。只有在母亲面前，他才会放下一切戒备，心情也轻松起来。

等他坐下，一屋子的人都向他行礼：“给王爷请安。”

“都起来吧。”皇甫潇扫了一眼面前的莺莺燕燕，淡淡地道，“母妃不肯用晚膳，你们怎么不动着点儿？”

屋里顿时鸦雀无声，人人一脸惶恐，若不是知道王爷最讨厌奴才动不动便跪下请罪，早就伏地请求宽恕了。

老王妃正要出声打圆场，侧妃杨氏笑着说：“妾身劝着母妃用了些点心，想着王爷也快回来了，就陪着母妃聊会儿闲天，打量着见了王爷，母妃用得更香些。”

“是啊。”老王妃拉着儿子的手，笑咪咪地看了又看，“听说你要娶那个来和亲的明月公主？”

皇甫潇微微皱了皱眉：“母妃听谁说的？”

“是赵相的夫人过来看我，随便聊了聊。”老王妃笑道，“神鹰汗国的嫡出公主主要来和亲，满京城都传遍了。不是说要嫁给皇上吗，怎么又说是你娶？赵夫人也弄不明白，跟我讲了半天，我都听糊涂了。”

“赵相？”皇甫潇的眼中掠过一丝讥讽，“太后已经定下，聘赵相的嫡长孙女为皇后。皇上十四岁，皇后才十三，那位明月公主已经十六，身份又尊贵，若是入宫，必须封为贵妃，到时候皇后根本压不住她，赵相怎么敢让公主进宫，危及他孙女的地位？”

老王妃恍然大悟：“于是就要你娶？”

“是啊。”皇甫潇微微一挑眉，“儿子的正妃已经故去两年了，本该续弦。明月公主前来和亲，如果不能入宫，就只有亲王正妃的位分才配得上，而几个亲王里，只有儿子没有正妃，所以只能儿子娶了。”

“哦。”老王妃点了点头，却并不气恼，反而饶有兴趣地问，“听说公主的生母是汉女，而且生过四个孩子，是不是真的？”

“嗯，神鹰汗国的大妃是汉人，当年苏日可汗还是太子的时候，定要娶汉女为正妃，在他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最后还是拗不过他，让他娶了。”皇甫潇的声音低沉，娓娓而谈，悦耳动听，“他们的大妃相当于我们大燕的皇后，明月公主为她所出，她还有嫡亲的兄长和弟弟，另外有个兄长幼时夭折。”对于与大燕帝国相邻的两大强国神鹰汗国和蒙兀帝国，他都掌握详细的情报，可以随时提出来。

老王妃高兴地拍了拍儿子的手：“那就好。都说女儿肖母，既是汉女所出，一定也像咱们中原的姑娘，既然她母亲那么能生，这位公主多半也是个好生养的。什么家国大事，我这个老婆子都不懂，只要能让我抱孙子，那就是好媳妇。”

下面站着的一屋子环肥燕瘦都很尴尬，皇甫潇有些无奈：“儿女缘都是天定的，母妃不必太忧心了。儿子还年轻，再等等，总会有的。”

老王妃叹了口气：“你都快三十了，人家命好的，连孙子都快有了，唉……”她越说越伤感，有些心灰意冷地放开了儿子的手。

皇甫潇十六岁成婚，一年之内娶回来一正妃两侧妃，后来又按制陆续纳了三位夫人、四位孺人，却个个都没动静。她心急抱孙子，又给儿子选了几个侍妾，王妃、侧妃、那些夫人、孺人也争先恐后地把陪嫁丫鬟开了脸，抬成通房，这么多女人，这些年来却一个都没怀上。宫里有太医，每旬都要来王府请平安脉，老王妃顾不得脸面，私下仔细问过，得知儿子并没有问题，身子很康健，那就是那些女人的肚子不争气了。可问题到底在哪儿，她也不知道，求神问卜改风水，什么招都使过了，却仍然盼不来个孙子，让她一想起就伤心，总觉得对不起去世的老王爷，对不起列祖列宗。

皇甫潇见母亲难过，赶紧搀住她，温和地说：“母妃，儿子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呢。”

老王妃的思绪马上就转过来了，着急地下了炕：“快快，让他们摆饭。”

宋妈妈笑道：“王爷回来时，奴婢就让他们通知厨房了，现在已经摆好，就等老王妃和王爷过去。”

“好好。”老王妃高兴地在儿子的搀扶下去了偏厅。

除了侧妃杨氏和韩氏外，其他夫人、孺人都行礼告退，各自回去用晚膳。老王妃与皇甫潇在桌边坐下，杨氏和韩氏站在旁边侍候。

安静地吃完饭，皇甫潇陪母亲坐着喝茶。在暖融融的屋子里，老王妃见到的儿子永远都是温和儒雅，体贴孝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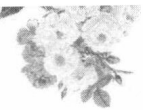
看着儿子俊朗的脸，老王妃叹道：“本来，安阳王氏想再嫁个女儿来做你的继妃，我想着你前头那个媳妇又没生下一个儿半女的，并没有必须再从王氏娶个女儿进门的道理，只是一时找不到由头推拒，现在好了，你必须娶人家的公主，这是国事，万没有因私废公的道理，正是两全其美。”

当年，皇甫潇娶安阳王氏的长房嫡长女为正妃，让本来想娶本家侄女的老王妃有些不快，但这是老王爷定的，老王妃只好接受。

那位勇毅亲王世子正妃王氏端庄贤惠，管家理事雷厉风行，进门没几日就看出婆婆天真纯善，那起子刁奴明面上恭敬，暗地里欺哄瞒骗，后院表面上花团锦簇，实则处处隐患。王氏虽然想等一段时间再考虑要不要接手管家，可老王爷却果断地把管家权给了她，让老王妃很不开心，不过她习惯了听丈夫和儿子的话，所以气了两三天就丢开手了，只一门心思想着抱孙子。谁知王氏始终不孕，只得看着王府里的女人越来越多，渐渐忧郁成疾。先勇毅亲王勤劳国事，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办完丧事后，王氏也倒下了，很快一病不起，跟着去世。

总的来说，老王妃对这个早逝的媳妇是满意的，但是不孕这件事却是沉甸甸的石头，始终压在她心上，让她对安阳王氏的女儿充满疑虑，不愿再娶进来。赵相的孙女即将进宫当皇后，也不肯再将赵氏的女儿嫁进勇毅王府做继室。在这当口，听到儿子要娶邻国的嫡出公主为正妃，老王妃很是高兴，只要有“好生养”这条优点，其他的都不重要。

皇甫潇看着喜上眉梢的母亲，只能在心里叹气。他从懂事起就知道父王与母妃恩爱非常，母妃美丽活泼、天性纯良，嫁进王府后，被父王保护得风雨不透，一点儿也没沾染黑暗肮脏的东西。父王虽然也按制纳了侧妃，被先帝和太后赏了夫人、孺人，却大多是摆设。父王从来不让母妃伤心，虽然子嗣上同样艰难，却从来一手挡着外界的压力，不让母妃难过。母妃进门十年才生下他，父王也终于松了口



气。父王病重，心里最放心不下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自己的王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王谆谆叮嘱他要好好孝顺母妃，不能让她有半点儿不开心，又拉着母妃的手，温柔地劝她“不要哭”。他很羡慕父王与母妃之间的感情，也很清楚母妃天真纯良了一辈子，始终没学会机变诡诈，也不需要学，以前是父王护着她，现在当然是他这个做儿子的来保护。

先王妃也好，继王妃也好，还有那些侧妃、夫人、孺人、侍妾，皇甫潇从来没有对她们产生过特别的感情。对于逝去的王妃他很敬重，两个侧妃相处多年，已成习惯，至于其他女人，或者有过一时的喜爱，但是也不过是繁重国事之余的放松。对于婚姻，他从未有过奢望，就像这次，首辅赵昶联合两宫太后向他施压，让他娶明月公主，以便把她挡在宫门外，他也没有反对，平静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根据这些年来来的探子回报，神鹰汗国的大妃非常厉害，辅佐苏日汗王励精图治，吸纳中原落魄士子为官，教化百姓，修渠屯田，开放商路，强国富民，北拒蒙兀，南结大燕，更向西辟地千里，吞并无数小部落，使本来一穷二白、靠天吃饭、在两大强国夹缝中艰难求生的草原小国，一跃成为令蒙兀和大燕都不得不正视的强大汗国。

有一个如此杰出的母亲，这位明月公主只怕也不是普通的女子，如果让她进宫，别说尚且年少的皇帝、皇后，就是两宫太后说不定都不是她的对手。

端着茶碗，皇甫潇微眯着眼看向窗外的夜色，心里忽然有些期待，那位草原公主不会让他失望吧？



第二章

明月公主

无论是大燕，还是神鹰，或者蒙兀，都承认燕京是这块大陆上最璀璨的明珠。凡是到过这个巨大城市的人都为它的风华绝代而陶醉，没到过的人也听过有关它的传说。蒙兀铁骑年年会在秋高马肥时挥军南下，企图攫取这颗明珠；大燕会在北方铸造万里雄关，以保护自己的锦绣山河；神鹰会与大燕交好，希望能将龙城也建成繁荣昌盛的塞外明珠。

风雪仍在弥漫，而在北方的官道上，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向燕京前进。

上千名衣甲鲜亮的轻骑兵护卫着几十辆马车，当中的车厢异常宽大，外面饰以皮毛，并不见华丽，只有拉车的马高大神骏，显露出不凡。

这个队伍来自西北的神鹰汗国，车子里乘坐的是他们最尊贵的公主格根萨仁·托里。格根萨仁是一个美丽的名字意为“明亮的月亮”，而托里是国姓“鹰”。这个草原国度原来的汉语国名叫托里汗国，是他们的大妃授意，在递交大燕的国书中为自己的国家正名，称为神鹰汗国。

大妃为了纪念自己永不可能再见的故乡，给自己的儿女都按照本名的意思起了汉语名字。以鹰为姓，公主名叫鹰明月。

十六岁的明月公主在路上已经走了两个月，从龙城到燕京有数千里的路程，

当中隔着沙漠、戈壁、草原、群山，如果是骑马奔驰，大概半个多月就能到，可他们有装满苏日可汗送给大燕皇帝的礼物和公主嫁妆的车队，还有公主仪仗，虽然已经尽量简化，但是仍然累累赘赘，速度很慢。

公主捺着性子坐在车里，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骑马奔驰。她知道，这只是开始，将来需要她忍耐的事还有很多。

她以为自己要嫁的是燕国的皇帝，而以她异族的身份，肯定做不了皇后，顶天是个贵妃。在异国他乡的皇宫里，她没有根基，没有后台，没有朋友，娘家远在数千里之外，一切都要靠她自己。

她的母妃在她出发前日日夜夜地陪伴着她，反反复复地叮嘱：“你年少，性子又直，中原人本就聪明，宫里的人更是九曲十八弯的心思，说一句话都要在心里先转上三圈，你是斗不过的，也别去跟人斗。你是我们神鹰汗国的嫡出公主，身份尊贵，燕国皇帝一定会准许你带嬷嬷和丫鬟进宫服侍，你什么都不必管，只安心过自己的日子，需要打理什么，文妈妈和赵妈妈都会帮你照应。你不去欺负人，也别让人欺负你，咱们汗国虽然比不上燕国富裕，可是有三十万铁骑，有数百万铁铮铮的草原儿女，父汗、母妃都会与你撑腰，你不用怕。”说到最后，那个让臣民奉若神明的女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明月并不是很害怕。听说皇帝才十四岁，长在深宫，手无缚鸡之力，她不信打不过他。只是要远离家乡，再也见不到家人朋友，让她感觉很惆怅。

鸾车走得很稳，明月撩开窗帘看向外面，看着外面仍是雪花飞舞，脸上不禁浮起了一缕忧色。

从去年冬季到今年初春，数十年不遇的暴风雪在大草原上反复肆虐，牧民们的马牛羊成群倒毙，官仓的存粮全部拿出来赈灾，也只勉强让全国百姓度过冬天。现在，牧民需要牲畜幼仔，农民需要种子耕牛，而国库已经见底，实在是青黄不接了。苏日可汗不得不向燕国借种子和粮草，大燕在回复的国书中很慷慨地答应送他们足够的种子和粮草，同时以皇帝的名义聘明月公主为贵妃。

虽然舍不得，可是为了国家不灭亡，公主必须嫁进中原。

明月靠着软垫，轻轻叹了口气。她从没想过这么早嫁人，更没料到会嫁给一

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草原儿女，谁不是经过赛马、叼羊、摔跤、射箭、对歌、打樵等事，彼此熟悉后生了情意，这才定下亲事，哪有中原这等盲婚哑嫁的奇怪事情？可惜，自己也要做中原人了。

在车里侍候的乌兰轻声宽慰她：“公主，咱们进关的时候不是亲眼看到燕国运粮草的车队正在出关吗？现在肯定快到龙城了，你就别担心了。”

“嗯。”明月点了点头，脸上有了笑容。

快到傍晚时，送亲使那苏克·蓝特在车外禀报：“公主，燕国的迎亲使、礼部左侍郎岳大人已经到了，是范大人陪着来的。他们都在前面的驿站等候，我们今晚就在那儿歇息。”

明月答道：“你安排就是了。”

“是。”那苏克答应着，一提马缰，奔到队伍前列，命令大家加快速度，争取在天黑前赶到驿站。

车队迅速前行，很快就到了距燕京仅有两百里的长州城，进入早已做好准备的官驿。

雪已经停了，寒风扑面，仍然凛冽如刀，神鹰汗国的中书省平章范文同与大燕帝国礼部左侍郎岳西岷一起迎了出来。

明月动作利落地下了马车，抬头看着驿站的招牌，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她穿着大红色的胡服，戴着红珊瑚珠串成的面幕，一顶白貂皮镶翡翠珠玉的帽子在几只灯笼的映照下特别醒目。

范文同跪下行礼，恭敬地说：“微臣参见公主。”

明月立刻上前，伸手虚扶：“范大人快快请起。这冰天雪地的，范大人往来奔波，甚为不易，本宫铭记于心。”

范文同面露羞惭：“微臣有辱使命，愧对可汗，愧对大妃，愧对公主。”

明月一怔：“这话从何说起？”

旁边的岳西岷见势不对，赶紧上前，抱拳深施一礼，客气地说：“下官礼部左侍郎岳西岷奉旨迎接公主凤驾。公主不远千里而来，敝国君臣深为感佩。两宫太后亦翘首以待，盼着公主早日进京。”

明月抬了抬手：“岳大人不必多礼。沿途蒙贵国官员多方关照，本宫感谢燕国陛下的盛情。此行诸事皆由那苏克大人与范大人安排，岳大人尽可与他们商议。本宫年轻，见识短浅，若有失礼之处，还请岳大人见谅。”

“不敢，公主过谦了。”岳西岷再施一礼，“外面天寒，请公主进屋用膳，早些歇息。明日下午随侍公主进京。”

明月微微点头：“多谢岳大人关照。岳大人一路鞍马劳顿，也请早些歇息吧。”岳西岷对她抱了抱拳，恭谨地陪着公主进了正院，这才转身离开。

男女不便，岳西岷这么做也说不上失仪，可对于未来的贵妃，他这态度似乎太过于冷淡疏离了。明月心里疑惑。她先进内室更衣净面，然后才出来坐下，端起滚热的奶茶喝了两大口，这才看向坐在下首的范文同：“范大人，是否在燕京发生了什么事？”

范文同眉头紧皱，愤怒地说：“他们欺人太甚。”

“嗯？”明月放下雕花木碗，认真地问，“怎么了？”

范文同似乎难于启齿，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咬了咬牙，沉闷地说：“他们变卦了，娶公主的不是燕国皇帝，而是摄政王，也就是勇毅亲王皇甫潇。”

明月回想了一下这个摄政王是何许人也，不由得更加疑惑：“我记得燕国的摄政王岁数不小了吧，还没娶亲？”

“娶过，王妃在两年前病逝了。”范文同的脸色很难看。

陪在明月身侧的赵妈妈愤怒交加：“什么？他们竟要咱们公主去做继室填房？简直岂有此理！这不是打我们可汗和大妃的脸吗？”

明月倒没他们那么愤怒，无论是皇帝还是摄政王，对她来说都是陌生人，不过事关国体，却不可轻忽。她冷静地问：“大燕的国书上是皇帝求聘，现在换了摄政王，还是做继室，这燕国君臣就没个说法？无论如何，总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他们提了一些条件。”范文同说出了最难开口的话，闷在心头的一口气渐渐散出，这才镇定下来，“从国事上说，他们将在两国边境加开五处互市口岸，增加每年茶叶、丝绸、瓷器的交易数额，同意我们从燕国招募工匠，此次援助我国的粮草、种子全都加一倍。婚事方面，摄政王愿以原配正妃的礼仪娶公主，成亲后也

以元妃之礼相待，在已故王妃的牌位前公主不执妾礼，只以平礼见之。另外，燕国皇帝并未正式下旨纳公主为贵妃，此事不过是传闻，待公主进燕京后，皇帝会下旨赐婚，昭告天下，也就名正言顺了。至于些许流言蜚语，公主不必理会。”他在燕京听说公主的夫婿居然临时换人，顿时怒发冲冠，引经据典地发了一通火，让那些自诩圣人门徒的朝臣羞愧不已。他趁机“勒索”了不少条件，对汗国将来的发展很有利，这些就忍着没说了。

赵妈妈听了之后，噓了口气：“这还差不多。”

明月也觉得这么处置甚为妥当，最重要的是婚事的变故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到这么多好处，她很高兴：“只要不执妾礼，又以原配相待，嫁给摄政王其实也算是好事。贵妃再贵，到底也是妾。”

赵妈妈神色大变：“公主，这话在燕国可说不得。”

“嗯。”明月恢复了活泼的天性，调皮地看着赵妈妈，“好啦，赵妈妈别担心，我不会当着燕国人说这些话。这里只有你和范大人，我才说说心里话的。”

年过不惑的范文同笑呵呵地捋了捋胡须：“赵妈妈提醒得对，公主以后要谨慎从事，以免授人以柄、遭人暗算。”

“好，我知道了。”明月站起身来，“走，我们去用膳吧。”

她当先走出，外面正张罗着上菜的大丫鬟珠兰和乌兰立刻上来服侍她坐下，笑着说：“文妈妈在厨房看着呢，已经做了好几个公主爱吃的菜。燕国果然富庶，这冰雪天的，竟然还有鲜嫩的菜蔬。公主在车上颠了大半天，定要多吃些才好。”

赵妈妈有意落在后面，低声问道：“摄政王今年多大了？有多少姬妾子女？”

范文同放慢脚步，声音也很轻：“摄政王二十九岁，按亲王制，除了已故正妃外，还有两侧妃、三夫人、四孺人，不上文牒的侍妾、通房也不少，奇的是至今尚无子女。”

赵妈妈的眉头越拧越紧，听到最后一句，又是大惊失色：“那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有什么隐疾？”她的声音压得极低，脸上隐隐地有一丝骇然。

“应该不是。”范文同安慰她，“燕国的皇室嫡系血脉始终子嗣艰难，此事举国皆知。昔年老勇毅亲王妃也是成亲十年后才生下了摄政王，燕国的先帝比老勇



毅亲王还大着几岁，后宫佳丽三千人，却只在年近半百时才生下一子，就是现在年方十四岁的皇上。”

“哦。”赵妈妈念了声佛，这才放下心来。摄政王年近而立，膝下犹虚，若是公主成亲后生下儿子，就是正经的嫡长子，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岳西岷发现公主通情达理，虽然未见庐山真面目，不知是否如传说中的红眉绿眼，状若妖魔，但言谈举止斯文柔婉，并没有所谓“北地蛮夷”的骄横跋扈，意外之余不禁大加赞赏，立刻派人送信回燕京：“明月公主深明大义，对我国安排并无异议，愿接受陛下赐婚，嫁与勇毅亲王殿下。”

燕京城从后宫到前朝都松了口气，对这位没有如他们所料撒泼耍挟的异国公主却也有了几分鄙夷不屑。若是燕国的姑娘，在出嫁路上忽然发现夫君换人了，别说哭闹刁难，只怕当时就一头撞死了。那位明月公主却对如此奇耻大辱淡然视之，果然是不知礼义廉耻的蛮族，与此等女子一起生活，只怕需要非凡的勇气。

权倾朝野的摄政王皇甫潇忽然发现，自己居然被满朝文武同情了。太后与皇帝也觉得对他不住，本来渐趋恶劣的态度蓦然改变，待他和蔼可亲，频频赏赐，言谈间总是若隐若现地充满了安抚的味道。这些年来，他继承了父王的遗志，替皇家担着江山社稷。皇帝年少，两宫太后不睦，外戚与朝臣各成派系，明争暗斗，北方的蒙兀帝国越来越强大，屡屡南侵，内忧外患，如排山倒海，几乎都堆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背负的压力越来越沉重，没想到现在竟然会因为一桩婚事而减轻许多，这让他不由得对那位即将成为自己正妃的异国公主有了几分好感。

不过，两国和亲之事从立朝以来就没有过，大家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对待公主。按理说，勇毅亲王府老王妃作为未来的婆婆，应该过来相看一下媳妇，就算是皇家公主，也能借着进宫觐见太后的机会见见，可这是来自北方汗国的公主，老王妃也不知应该以什么规矩去见，便召来府中主持中馈的杨侧妃询问。

杨氏与皇甫潇年龄相仿，今年已有二十八岁，依然身段窈窕、姿容秀丽。自王妃病逝后，她便管着后院事务，虽不及王氏，却也井井有条。老王妃对她不能生孩子同样感到不满，但对她的办事能力倒是很信赖。